

古都幻影

日本人笔下的南京

刘婉明 编译



日本人笔下的中国城市丛书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婉明
编译

古都幻影

日本人笔下的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都幻影：日本人笔下的南京 / 刘婉明编译. —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7

ISBN 978-7-5651-3376-3

I. ①古… II. ①刘… III. ①游记—作品集—日本—
近现代 IV. ①I3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3585 号

书 名	古都幻影——日本人笔下的南京
编 译	刘婉明
责任编辑	张元卿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3376-3
定 价	56.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序

这是一本关于旅行的书。这旅行有四层含义：跨越国境之旅，跨越时间之旅，跨越语言之旅，跨越文化之旅。

本书所收集的，是一些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的最初几十年里来到南京旅行的日本人写下的游记。他们中有通儒硕学、文坛名家，也有无名小卒，他们是当时最早也是最积极地进行跨国旅行的一批人。1862 年江戸幕府官方使节团所乘坐的“千岁丸”抵达上海，重启因锁国政策而中断二百余年的两国直接交往。此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得以亲身踏上中国土地，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在最为人所称道的唐宋时代，也只有千挑万选的使节和僧侣，以及铤而走险的海盗和渔民可以进行这种跨国之旅，而到了那个时代，需要的只是钱和勇气。不过，彼时出国旅行并不像现在这样便利。虽然不需要

繁琐的签证手续,但当时的交通设施远不如现在完备,火车和轮船只能将他们送到那几个刚刚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的城市,接下来的旅途中,能够坐上人力车算是不错的待遇,很多时候则需要骑驴或者步行。饮食住宿也是个问题,比如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不像现在日本料理店遍地开花,荷包充盈的话还可以住住中日合资、五星级的古南都,那时的南京城里,很长一段时间由日本人经营的旅馆只有一家宝来馆,不仅常常客满,而且住宿条件据村松梢风反映,似乎不太令人满意。语言也是一大障碍,如果不是像后藤朝太郎和长泽规矩也那样事先学过一些汉语,那就必须像谷崎润一郎那样请一位会日语的中国人,或是像芥川龙之介那样拜托居留中国的日本人做向导,当然,若是能像内藤湖南那样写得一手古风洋洋的汉文,笔谈会是个不错的选择。那还是一个没有 Wi-Fi 和社交媒体的时代,但是,想以某种方式记录旅行见闻,以及与人分享的心情却与今人无二,如果想要看看这些有名无名的旅行者的“朋友圈”或是微博,那就必须走进今天日本的国会图书馆、各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的书库,那里躺着他们当年留下的不计其数的书信、明

信片、笔谈录、旅行记、画册、照片集。近代以来日本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形成，拜这些旅行者之笔所赐良多。

宇野哲人在他的《清国文明记》自序里写道：“古时由读圣经贤传而了解中国之人，以为中国实为圣贤并起，贤良如云的理想之乡。中国果真是理想乡吗？今世之人又往往根据自己浅薄的经验，谩骂中国人忘恩背德，不可救药。中国国民果真应该遭受如此谩骂吗？”这些最早踏上中国土地的日本人，或是感叹东亚文明在其母国竟衰落到如此地步，或是惊呼在这里发现了己国已逝之文化精髓，或是着迷于此处的异国情调、大陆风光。造成这千差万别的中国形象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此处不能一一备述。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地域差异、现代化程度差异远较今天为大，去中国的不同地方，自然会看到不同的中国。

比如，南京与上海在近代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就有很大的不同（其实现在也一样）。后者是新兴的“魔都”，是就近观看西洋的窗口，而前者则负载了浓浓的历史意味。日本岩波书店发行的权威辞典《广辞苑》中对“南京”这一词条，除了释为地名，还有如下解释：称呼“来自

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之物”或“珍奇、小而可爱之物”时所用的冠语。比如“南京玉”(有孔的小玻璃珠)、“南京錠”(挂锁)、“南京虫”(臭虫)、“南京玉簾”(一种耍竹帘的魔术)、“南京操り”(提线木偶)、“南京縐子”(中国锦缎),甚至将中国人统统称为“南京人”。这些词语流行于 16 到 18 世纪的日本近世时代,好比当年中国人将所有外国之物都冠以“洋”字一样。对这些正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日本人而言,“南京”一词所唤起的,是开国之前对海外世界、中华帝国的朦胧想象,那个世界里有他们耳熟能详的帝王将相、倒背如流的圣贤文章、心向往之的英雄美人。从已在急速现代化的日本社会中走出,经过同样在急速现代化的上海,来到现代化程度远不及上述二者的南京,这样的旅程仿佛缓慢闪回时间深处的穿越之旅。而南京这座被称为“古都”的城市也的确承负了太多太重的历史,这重重叠叠的历史是所有造访此地的日本人都必须首先直面的。他们的南京之旅仿佛一场历史的招魂仪式,来到一处遗迹,召唤它的历史,写下自己的感悟,希冀自己的文字将会进入有关此地的绵长历史传统中,成为它的一部分,然后,等待在下一位旅行者的

召唤中重新登场。在这一意义上,南京必须是历史遗迹,只能是历史遗迹。似乎离开了历史,便无法记录、谈论这个城市,即便是那些声称有意记录“现实”的南京的旅行者,也必须强调这个南京已不是“历史”上的那个南京。在这些日本人对于南京的描述中,常常使用的一个词是“梦”,他们所迷恋的,欲追寻的,想摆脱的,也许正是这存在于语言中的如梦一般的幻影,“历史”就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真实,也是最大的幻影。南京这座古都的幻影,一如卡尔维诺笔下那个“看不见的城市”,正因其在这座城市历史中的任何一段时间里都不曾存在过,方能存在于这座城市历史中的所有时间里,随时听候召唤。惟其如此,方能令这些东瀛来客着迷。

因此,在阅读这些日本人的南京游记时,我们必然遭遇那个永恒的难题:诗与真实。这些游记中,有多少是诗,多少是真实,多少既是诗又是真实,多少既非诗又非真实,皆交由读者裁断,而要读者能够做出正确的裁断,则必须首先由译者提供至少是合格的翻译。

翻译是一场语言的冒险之旅,需要不断踏过语词的分叉小径,穿越句法的螺旋迷宫,一路颠簸,只为寻找传

说中的桃花源——那里据说未曾受到过巴别塔 (the tower of Babel) 的诅咒。然而,那“仿佛若有光”的小小洞口从来不肯轻易被寻着,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天演论〉译例言》)绝非夸张之语。翻译之难在于,在一种语言里读懂是一回事,换一种语言再说出来是另一回事,说得好则更难。诚如鲁迅所言,翻译时遇到某个词想不到合适的译语,“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開箱子的钥匙,却没有”(《“题未定”草》)。所有的翻译都试图在目的语中寻找最能体现原文“真意”的语句,然而“真意”果真存在吗?俄国作家叶甫图申科说过一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翻译如女人,美丽的不忠诚,忠诚的不美丽。译者们苦苦追求的“真意”,或许就是陶渊明尚未说出就已被忘记的“言”,是再也没有被找到过的桃花源,是浦岛太郎打开龙女赠予的宝匣后冒出的那一缕白烟。被译出的文字或许只是关于桃花源的传说,是浦岛太郎苍然的白发,是永无完工之日的巴别塔,我们除了与那停工千年的巴别塔惘然相对之外,别无他法。如此看来,这本书又何尝不是一场徒然的招魂仪式?

然而，翻译仍然是必须的。它并非只是阅读另一种语言的工具，更是接触另一种文化的媒介。钱钟书就将翻译比作做媒，负责缔结“国与国之间惟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因缘’”——文学因缘（《林纾的翻译》）。周作人曾引法国作家法兰西（现通译作法朗士）之语：“我们被关闭在自己的人格里，正如在永久的监狱里一般”，论说我们那些自以为是的“客观”批评其实难逃一己定见之囿（《文艺批评杂话》），一个人如此，一种文化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命中注定无法从自我人格这座监狱里逃出，那么翻译所带来的，或许能成为开在这监狱墙上的小窗，为我们透进些许窗外世界的风景。周氏兄弟都主张“硬译”，甚至“硬”得读不下去也好，因为，唯有这种牺牲了读者阅读舒适感的“硬译”所带来的陌生的语词、句法、文体，才能挑战读者既有的语言—思维结构，带来别样的世界。或许有读者要觉得这幅监狱图景太过阴暗，那么不妨换一个比喻，这是一次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旅行。鲁迅说“最幸福的事实在是莫过于做旅人”，因其能够具有“超然的心境”（《〈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这种超然的旅人立场常常

能够揭出身在此山的本地人许多习焉不察之处。与异文化的遭遇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它还常常充满了震惊和误解。然而，正因有了这种旅人的超然立场，这种对异文化的震惊和误解，我们才能发现“他们”与“我们”的不同，得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本书中的许多日本旅行者，正是在他们的中国之旅中开始反思日本社会、文化、国民性的种种优劣利弊，在对“他们中国人”的观看中反思“我们日本人”，今天“我们中国人”在观看“他们日本人”笔下的中国时，必定也能获得别样的异域之眼，重新审视我们的中国。我相信人类文明得以延续至今正是靠着这跌跌撞撞的旅行，而非囿于一隅的偏至和保守，从来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依靠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而变得伟大。

比起“他们”和“我们”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之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性诚然在不同的环境中写出了非常不同的故事，但无失其为人性的根本所在。正如钱钟书所说，“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所以，“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

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谈中国诗》）。因此，好的译者应该像渡人过河的舟子，帮助读者完成这趟从此岸到彼岸的跨文化之旅，当读者弃舟登岸，豁然开朗处，这些风尘仆仆的武陵人能有他乡遇故知的释然与喜悦。当然，因为这舟子的能力有限，读者在这趟旅行中只怕会多有颠簸，这是译者需要在此事先致歉的（倘若因太过舒适而竟使乘客不愿下船似乎也并不太妙）。总之，只要能将读者平安渡到对岸，即使中间多有波折，譬如唐僧师徒虽历经磨难，终于取得真经一样，那么译者的种种不到之处，多少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吧。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博士为救援战争中的伤者来到上海，在三义里废墟中救起了一只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鸽子，带回日本，取名“三义”，精心喂养，本希望待伤愈后送回中国，以为两国友好象征，然而鸽子不幸死去，博士将其埋葬，立“三义冢”以纪念之，并致信鲁迅，寄去自己所作和歌以及鸽子画像。鲁迅感博士情义，写下《题三义塔》作答。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鸱。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位西村博士不仅救了鸽子，还在之后的战争岁月中，顶住军部压力，救助了许多中国难民，收养了许多中国战争孤儿，在无边无尽的战争黑暗中，凛然坚守着人性之光。

1984年，凝聚了伊藤虎丸、竹内实、丸山昇等众多日本学者心血的日译本《鲁迅全集》由学习研究社出版。伊藤虎丸在第一卷解说最后引用《题三义塔》作结，并写道：“想来，对于侵略中国战争的反省，正是战后欲寻求日本人再生之路的我们进行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这部全集，就像诗中所说的‘精禽’（神话中叫做精卫的小鸟），想要填埋日中间的‘劫波’（深深的断绝），而成为这精禽口中衔着的一枚小石子，不仅是我，也是所有翻译者共同的心愿吧。”如果伊藤先生们的工作是精卫口中的石子的话，那这本小书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粒细沙吧。然而，聚沙可以成塔，滴水可以穿石，一缕文脉不断，终能等到劫波度尽，相逢一笑的那一天吧。

最后，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诸位编辑，他们

的精心企划和辛勤工作，使这本书最终得以和读者见面。感谢诸位日本友人，他们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了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不仅给予我全力的支持，还承担了将我的翻译手稿录入电脑的全部工作。

原文中涉及对中国的多种称呼如“清国”“中华”“中华民国”“中国”，以及“支那”，为保存文献原貌，翻译时一律不做变动。各篇文章、文献出典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作者简介按生年顺序排列。文中注释皆为译者所加，着重号皆为原文所有，除明显错字在注释中标出外，其余皆依原文。

译者

2017年4月13日

目 录

序 / 001

概观第一 / 001

市井第二 / 024

山泽第三 / 054

宫阙第四 / 094

楼台第五 / 108

伽蓝第六 / 132

陵墓第七 / 194

文教第八 / 219

风月第九 / 230

监狱第十 / 260

饮食第十一 / 285

人物第十二 / 291

杂集第十三 / 317

作者简介 / 332

文献出典 / 367

插图 目录

- 图 1 台城 / 004
- 图 2 石头城 / 006
- 图 3 秦淮河 / 059
- 图 4 明故宫遗址 / 095
- 图 5 古物保存所 / 101
- 图 6 调查六朝墓途中 / 105
- 图 7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106
- 图 8 雨花台 / 110
- 图 9 鸡鸣寺 / 137
- 图 10 十年后的鸡鸣寺 / 137
- 图 11 栖霞寺石塔 / 151
- 图 12 栖霞寺石塔局部 / 152
- 图 13 栖霞寺千佛岩之一洞 / 158
- 图 14 高座寺 / 165
- 图 15 下瓦官寺 / 168
- 图 16 明孝陵 / 171
- 图 17 独龙阜 / 172
- 图 18 灵谷寺大雄殿 / 174
- 图 19 灵谷寺无梁殿 / 175

- 图 20 普觉寺 / 179
- 图 21 普觉寺大砖塔 / 180
- 图 22 普觉寺大雄殿古铁佛 / 182
- 图 23 普觉寺铁板道人舍身塔 / 183
- 图 24 祖堂山幽栖寺 / 186
- 图 25 法融祖师衣钵塔 / 189
- 图 26 关野贞绘《明孝陵图》 / 197
- 图 27 明孝陵神道 / 200
- 图 28 萧景神道碑 / 217
- 图 29 日本人小学校 / 224